

逐梦

情系绿水青山

鄱阳湖畔治沙人

彭文斌

江西都昌县城往西半个小时车程，有乡名曰“多宝”。多宝乡是鄱阳湖的宠儿，浩渺的烟波紧紧环抱着这片热土，境内聚集着二十余万只候鸟。鸟群起飞时，与湖光山色相映，画面壮美。

汽车像风浪中的船只，颠簸于坑坑洼洼的山路上。开车的司机叫黄曦勇，是多宝乡水土保持服务所负责人。他双目紧盯前方，身体不断随车身被弹起。

“那是胡枝子，那是蔓荆，高大的乔木叫刺槐，数量最多的是湿地松。”后座的高少平仿佛一位尽职的导游，一路上向我介绍着道路两旁的植物。他是多宝乡水土保持服务所的前任负责人，现在都昌县水利局水土保持服务股助勤，再过两年，就要退休了。

我无法想象，三十多年前，这一座座丘陵，竟然是茫茫沙地。由于地质变迁、水力风力侵蚀、人类不合理经济活动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，秀美的鄱阳湖畔曾经卧藏着一望无涯的多宝沙山。沙丘群形成千沟万壑、起伏不平的地理地貌，面积达二十多平方公里，水土流失严重。民谣如是说：“风沙弥漫不见天，万亩荒沙无人烟。西边流沙塞河道，东边风沙吞良田。”

高少平在扳着指头数植物的种类，他熟悉这儿的一草一木，三十八年的亲密接触，一千五百多亩的山林就是他的亲人。

汽车在山顶的一块开阔地带停下来。推开车门，满目的苍翠与热浪扑面而来。黄曦勇憨憨一笑：“以前比现在更热，到处是沙丘，地表温度达到六七十摄氏度。”

我看到了一棵棵剑麻。高少平有点小得意：“这是我的主意，剑麻成活率极高，固沙效果奇好，山顶种植了很多。小心了，别碰着，容易伤人。”

我还看到了一棵棵匍匐于地的蔓荆，它们像一只只绿色的大蝴蝶，与沙地不离不弃。一边是万顷碧波的鄱阳湖，一边是翠绿无垠的山岭，湖山相依，构成磅礴的画卷。

万丈阳光下，高少平与黄曦勇站在山巅，亲密地交谈着什么，不时发出阵阵笑声。

二

1985年初冬，扛着行李的高少平从多宝乡集镇徒步走了两个多小时，终于来到了工作单位——都昌县多宝水土保持技术推广站。眼前的情景让这位江西农业大学园艺系的高才生惊呆了，但见风沙肆虐，刚一张口，嘴里已经灌进了细沙，几间平房显得单薄而苍凉。冷风刺骨，高少平打了个寒战。

夜幕早早降落，忽明忽暗的煤油灯下，站长龚旺初将瓷碗递到高少平的手中。高少平一摸，忍不住惊叫了一声，碗里是细细的沙。

龚旺初笑了笑，从缸里舀了半瓢水，小心地倒进高少平的碗里，待高少平把碗洗干净后，他再把水倒回自己的瓷碗

浙江温州有个村庄，名叫汤岙。

如果不是去年来到汤岙村参加稻香节暨开镰节，我还真不知道现在的水稻可以长得这么高大。那时是10月，空气甜美鲜活，田野金黄一片。当时，我就坐在汤岙村口的田埂上，抬头望着硕大的稻穗——不再是惯常路过公路时的俯视，而是一下子进入“禾下乘凉”的情境里。

去年的稻香节已是第四届，我去时已是活动的后半场。幼儿们回味着亲子游戏，有缩在箩筐里不肯出来的，想再当一回“粮食”被父母拎着“运粮忙”，也有在田野里拾稻穗撒欢的。少年们则忙于游学，观察并实操手工收割、脱粒。手头空闲的大人与田野合照，去村后山坡采橘子，到一旁的村大楼买新米。早已用上自动化设备的老人们重新戴斗笠、披蓑衣、执镰刀；田野上，戏曲、舞蹈、歌唱



①

里。烧饭的师傅悄悄告诉高少平：水金贵着呢，得省着用。

桌上，只有一大碗沙辣椒。十几个人扒拉着饭，谁都舍不得将筷子伸向菜碗。从水保站去多宝乡集镇有七八里地，都是泥沙小路，往返全靠双腿。职工吃住单位，很多人一个月才回一次家。大伙儿便自己动手种蔬菜，最易成活、收获最多的是辣椒。有时，巡山的同志撞见渔民打鱼回来，赶紧买上几条，让全站上下好好吃一顿。

在满是沙子的床上，高少平度过了到多宝工作的第一宿。

最让大伙儿痛苦的不是艰苦的日子，而是沙丘。他们使用传统方法拼命植树，手上有啥树苗就种啥树。谁知，杨树、杉树、樟树一棵棵栽下，很快，又一片片枯萎死去。瞪着依旧光秃秃的沙丘，大家一片沉默。

高少平坐不住了，他给母校的教授写信请教，通过站里唯一的手摇电话向县城里的同学求助。在龚旺初的带领下，职工们在房前整出一块地，供高少平摸索、试验。终于，他们从乔木中选择了湿地松、刺槐，在灌木中选择了胡枝子、蔓荆。这些植物开始成为多宝沙山的常住“居民”，绿色，一点点蔓延开来。远处的鄱阳湖渐渐被绿色遮掩，看不见了。

龚旺初的脸膛，开始染满了霞光一般，有事没事，他喜欢朝着山间那片绿吼几嗓子，信天游一样粗犷。

一年，五年，十年，二十年……一千五百多亩沙丘，全部穿上绿装。根据水保站提供的经验，县林业部门、多宝乡

政府合力而为，打响了江南滨湖治沙攻坚战。

几乎与此同时，偷偷偷伐的情况此起彼伏。整治偷砍偷伐的行动，跨度长达三十年。

种树、巡山、防火、抗旱，这就是多宝水保站职工们的日常，每天周而复始。

一个雨天，副站长赵柏九得知有人到林间偷伐树木，当即骑着摩托车赶往现场。面对手持斧头的村民，平时瘦瘦弱弱的赵柏九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毫不畏惧地挡在湿地松前，用方言“命令”对方立即撤走，不可做违法之事。一场险情化解了，赵柏九却在返回途中遭遇车祸，门牙掉了，右腿粉碎性骨折，从此跛脚而行。

一个月夜，比高少平早半年进入多宝水保站工作的李爱民负责值班，在山间巡查时，他忽然听到林深处响起砍伐声。李爱民急了，又一时摸不清状况，他只好大叫道：“老乡哎，这些树是保护农田、改善环境的。别干违法的事，赶紧回家吧！”黑暗中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，渐行渐远。

一个白天，随着一声巨响，刘家山村的村民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：村后的沙丘崩塌了半边，流沙夹杂着泥水冲进了十多栋房屋，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

高少平、黄曦勇、赵柏九、李爱民闻讯而至。在现场勘察后，高少平提出：在沙丘方向建一座拦沙坝。说干就干，多



②



③

宝水保站全体职工行动起来，一百多米长的土坝很快隆起，坝上广种胡枝子，坝外遍植湿地松。几年后，这片绿成为刘家山的“保护绿”，也是一张风景“名片”。

沙港郭村、绍兴湾李村、垄子埂也是沙丘治理的直接受益者。多宝水保站建立的防护林，为这些村庄构建起坚固的绿色屏障。风沙，渐渐被驯服了，日子，越过越甜。

事实胜于雄辩。偷盗树木者逐年减少，砍柴者销声匿迹。每年元宵节，附近的村庄忘不了多宝水保站，一支支舞龙灯的队伍自发走进来，送上村民们的真诚祝福。

2022年10月，刘家山村举办祠堂落成典礼，赵柏九、李爱民作为多宝水保站的代表，被乡亲们请到了上席。

三

如火的八月。“都昌县多宝水土保持服务所”门前，耸立着一棵高大的刺槐。高少平说，前几年水保站在机构改革中

改为现名。他喜欢静静地刺槐树下发呆，四周葱葱郁郁的绿扑面而来。

院子里也充盈着绿，香樟、桑树、刺槐顶着绿冠，桃树、橘树、柿树挂着果子，一切安静祥和。会议室里，墙壁上挂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“全省水土保持站评比二等站”，大伙儿都珍视这份荣誉。

高少平坦言，九江一所农校邀请过他任教，还有私营企业开出高薪三顾茅庐，但自己终究没有离开多宝。通过多年的努力，高少平被评为水土保持高级工程师，并成为江西省水土保持方案编制专家库专家之一。

黄曦勇说，自己的工资入不了在生意场上闯荡的妻子的“法眼”。但妻子啥也没说，买回一辆汽车，把车钥匙塞到丈夫的手中，说道：“回你的多宝吧，我懂。”

屋前的试验地一年年扩展。在植树的同时，大伙儿也种菜，南瓜、苦瓜、黄瓜、丝瓜挂满藤蔓。他们还买来黄豆、绿豆，挖开沙子，将豆子埋入，两天左右绿豆芽长成，三四天后黄豆芽可以上桌。

高少平喜欢《桃花源记》里的意境，他异想天开地想造一座桃花源。要知道，桃树想要在沙丘里成活，何其难哉。而令人意外的是，伙伴们竟然拍手赞成。他们从几里外的寺前李村、马影湖畔挖起泥土，一担担挑回，在贫瘠的沙地上套种出二十多亩的桃树、梨树。每到春天，桃花红，梨花白；入秋后，果实飘香，与鄱湖渔歌一起构成多宝特有的情境。

为了改善多宝水保站的生活、工作条件，高少平接任站长后，号召大家自力更生，做出了多项尝试。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养蚕，每个人扛着小梯子，拿着蛇皮袋和带钩的长竿子外出采桑叶。他们凑钱买来一千多羽鸡苗，先搞放养，后搞圈养，每天捡拾鸡蛋是大伙儿的幸福时刻。

说话间，李爱民端来一盘鲜红的西瓜，招呼我品尝。他说：“这是我们自己种的，甜着呢。”

瓜，的确甜。我的目光，从每个人的脸上缓缓扫过：赵柏九，1964年生；高少平、李爱民，1965年生；最年轻的是黄曦勇，1968年生。他们，几乎都在这里坚守了三十年以上。

蝉鸣不绝于耳，窗户透着绿。高少平说：“我们都很平凡，也很简单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。说句掏心窝的话，这一辈子交给了多宝的沙山，我很满足。”

李爱民则说出了自己的忧虑：“从1995年以后，这里再没有年轻职工过来。我们快退休了，真心舍不得这块土地。”

黑黑瘦瘦的赵柏九忽然嘟囔了一句，大伙儿笑了，因为他说的是多宝方言。黄曦勇解释道：“老赵说，对这儿是真爱，真有感情。”

我沉默了。会议室里，忽然一片寂静。

临告别前，我们站在了那片试验地前。夕阳的余晖在陈旧的两层小楼上缓缓滑过。山风吹来，绿浪翻涌。我想，风也是绿色的。

“我一直有个梦想，在多宝建立青少年生态教育基地，让孩子们了解鄱阳湖，好好爱护我们的鄱阳湖。”凝视着无边的绿野，高少平眼含深情。

霞光里，有鸟群掠过林木，飞往鄱阳湖的方向。它们一定俯瞰到了，那一棵棵挺拔的湿地松，多么像多宝的治沙人。

一生一世，专心做好一件事情。许我一生，还鄱阳湖一山山翠绿，一村村欢笑。这就是高少平和伙伴们三十多年的平凡足迹。

图①：江西都昌多宝沙山。

傅建斌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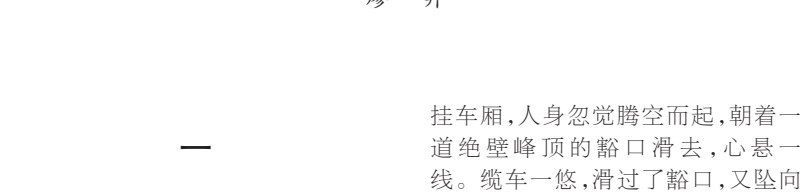
图②：高少平(左)和黄曦勇(右)在劳动。

朱彼得摄

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行走太行之巅

廖奔



挂车厢，人身忽觉腾空而起，朝着一线绝壁峰顶的豁口滑去，心悬一线。缆车一悠，滑过了豁口，又悬向前方深壑。惊呼声未止，身体重新向上抬升。

站在万山之巅，俯瞰巍巍太行，重峦叠嶂，千峰竞秀，云气漫卷，天高气肃。远处横峰一道道，一重重，透过苍茫的雾霭，拉成蓝灰色的屏障，积为层层叠叠的堆锦，氤氲成一幅巨大的水墨淋漓画屏。你呼吸着天风，吞吐着霞霓，天好你伸手可触及，更有感觉：“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。”

三

汽车盘山升降，临崖面壁，随路颠簸，千回万转，穿过了在万仞绝壁半腰凿出一槽的公路，行径了藏匿于万山之中挂在悬崖之上的岳家石寨，停止在黎城县的黄崖洞山罅前。

这里是太行支脉，山体仍然像大峡谷里那样绝地而起，雄浑苍茫的气势一如，但色泽转艳。山口两座合围的绛红色石壁巨崖，似用一层层方形石块整齐镶砌而成，通体晶莹，竟无一丝杂质，亦无一根草木，偌大的山峰皆如玉雕瓷筑一般，幻化成了人们眼前的巨型盆景，当地人因而称之为“瓷窑廊”。人们忍不住走到石壁近旁，翘首驻足，观赏抚摸，赞叹大自然的造化无极。

沿着山豁罅隙走进去，隙宽丈许，两侧是峭壁千丈，前方有一条上行天然廊道蜿蜒。隙底观天，只见到湛蓝曲折的一线。顺木栈道攀登而上，旁侧伴有水流潺潺。前行不久，当面横出一堵二十米高的绝壁，阻断了廊道。绝壁上挂着飞泻的瀑布，年复一年把瀑底冲成了凹槽，当地人喊它“水窑”。今天的木栈道已经从旁侧绝壁上开凿出来，当你喘息着攀上绝壁顶端，才发现来到了另外一重天地，空间豁然开朗，有山有水有树有花，一围石壁连峰环绕，围住一个洞天秘境。怪不得当年的艰苦岁月里，八路军在这里秘密建起一座兵工厂，成为抗战时期我军的武器基地。

凌空回望，绝壁上仅剩一个曲折狭小的罅口，其上方的陡峭崖顶上，竟然石砌着一个单兵掩体。1941年11月11日，日军进攻黄崖洞，年仅十七岁的八路军小战士崔振芳就守在那里几天几夜，投下数枚手榴弹，炸死炸伤几十个敌人，最后壮烈牺牲。

守卫罅口的是八路军特务团，战士们面对四倍于己的敌军，用着没有膛线的步枪，每人只有几颗子弹，凭着天险阻敌八天八夜，最终粉碎了日军妄图摧毁我兵工厂的企图。

肃立于峭壁顶端，望着这山河壮举，我眼中的热泪夺眶而出。

转过一个山坳，红色石英砂的岩壁又出奇，竟然成了昂首挺胸排立的通天人像浮雕，巍峨挺拔，浑朴刚毅。我脑中闪过王迎春、杨力舟创作的巨幅写意水墨画《太行铁壁》，它将群立的八路军人像剪影与太行山的磅礴崖壁融合为一，构筑起一道巍峨雄壮、气吞山河的浮雕丰碑。我深深感慨大自然的造化：五代时画家荆浩的枯寒山水就是得太行神韵，《太行铁壁》则是摄取了太行山的魂魄！

守卫罅口的是八路军特务团，战士们面对四倍于己的敌军，用着没有膛线的步枪，每人只有几颗子弹，凭着天险阻敌八天八夜，最终粉碎了日军妄图摧毁我兵工厂的企图。

肃立于峭壁顶端，望着这山河壮举，我眼中的热泪夺眶而出。

转过一个山坳，红色石英砂的岩壁又出奇，竟然成了昂首挺胸排立的通天人像浮雕，巍峨挺拔，浑朴刚毅。我脑中闪过王迎春、杨力舟创作的巨幅写意水墨画《太行铁壁》，它将群立的八路军人像剪影与太行山的磅礴崖壁融合为一，构筑起一道巍峨雄壮、气吞山河的浮雕丰碑。我深深感慨大自然的造化：五代时画家荆浩的枯寒山水就是得太行神韵，《太行铁壁》则是摄取了太行山的魂魄！



大地